

见 解

燕舞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見 解

燕舞
著

重慶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解/燕舞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24-6417-4

I.①见… II.①燕… III.①新闻采访—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4041号

见 解

Jian Jie

燕 舞 著

策划编辑:陈 进

责任编辑:文 鹏 夏 宇 余筱瑶 版式设计:颜 禾
责任校对:陈 力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25 字数:257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17-4 定价:2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献给 Solène

问题的背后

——燕舞《见解》序

周志文（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燕舞新书《见解》要出版了，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

这本书共分为五辑，多是以记者身份访问各式人物的文字。假如他访问的对象是政坛、商场或娱乐界的大人物，我是无能也不愿置一词的，因为我与那些人的生活和想法相去太远。还好他访问的人，大多是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人或跟他一样身份的资深记者，我觉得我生命的“调子”与所关怀的议题，跟他们比较相近，我又在燕舞的书中得到了一些启沃、一些印证，所以我愿意说几句话。

这本书既是访谈录为主，重要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如对所访人物有兴趣，就直接看他们的书或作品，无论作家、学者、艺术家或文化人，都不缺这些东西的，了解他们，当然以这些为最好的“介入”手段。但是无论作家、艺术家，他们不见得有兴趣解释自己的作品，有时在文字与图像之外，还有一层不愿轻易示人的更高的意思，这有点像陆放翁训说他孩子时所说：“汝欲学为诗，工夫在诗外”。好的作品总有一些“莫测高深”。对那些我们心想探索但心里总存疑窦的作家，一篇精彩的访谈就有作用了，因为它可以引导我们走入他作品的内心。记得我读高中时看了法国作家纪德的《地粮》《新粮》《背德者》等书，当时几乎看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后来读了尚·昂贺施编的取名为《如果麦子不死》（Jean Amrouche, *Les jeunes années*）的纪德谈话录之后，

才略微了解纪德藏在书后的“内幕”与委屈。我说略微，是因为这本谈话录也不是那么好读，那些只有在西方社会才有的宗教、性乃至政治观念所形成的道德压力，不是东方读者能完全了解的，至少不是像我这个初读的读者所能轻易了解的。我读了上面那本谈话录后再读纪德的书，虽不能说已完全了然于胸，但总比自己一人关在门里摸索的所得要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访问录、谈话录是重要的，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提问的人要能提出一针见血且带关键性的问题来。

要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也不是易事，要事先熟谙受访者的作品，并且对他的作品不论创作动机与艺术成效都要有所怀疑。我说这话并没有什么不敬，因为怀疑往往能进入问题核心。这本书中访问查建英的那篇，燕舞问她在与陈丹青对话时是如何提出问题的，他的话特别令我注意，燕舞说：

访谈对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们中大多早已是“明星”，此前接受过无数的访问也包括部分媒体的少数还算专业和精深的访问，您如何保持新鲜感和访谈的深度的？

又问：

您和您的访谈对象在思想深度上是旗鼓相当的，访谈问题是怎样设计的，是不是先期设计了一些大致的问题，然后临时随机应变加进一些问题？针对不同访问者，您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来美国”的问题都问过艾未未和陈丹青？

要注意这两段引文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深度”及“设计”。一篇好的访问记，绝不是即兴式的或是逢场作戏式的提问，必须要求深入且多方设计，才能鞭辟入里。这一点我觉得燕舞做到了，他除了年轻人的热情之外，还极度认真。一些潜藏在作品里的问题，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不见得设想得到的，附在这些问题后面的价值也一样，但一经燕舞提出，真相与价值就陆续呈现了。譬如他问小说家韩少功说：“‘绪非爹’这样的人在乡村其实并不少见，但他们言谈的价值似乎是经由您这

样一个作为‘他者’的‘文化人’的记录和阐释才变得微言大义起来？否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欣赏自己的言简意赅和犀利深刻？”这是当然，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也不须作答，因为问题就是答案了。人物的价值往往是作者赋予的，《春秋》的微言大义，也是史家刻意对比出来的。这个答案，我想韩少功事先并未想到。燕舞又提出一个问题：

我最关心的还是，乡村世界如何保持主体性和自足性？如何在被裹挟进全球化潮流后还能维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联社记者泰德·安东尼一篇题为《小镇上的麦当劳，有喜也有忧》的报道就让我特别感动，对麦当劳的连锁店开进宾州考德斯波特县的利彝进行了充分的报导。但在我们这里，以发展和改革的名义，一个乡镇可能不加任何提防地招商引资，哪怕是一个不利于环保的项目。更遗憾的是当地的农民可能就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心甘情愿地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

这哪里是提问？而是一个站在极高位置的文化人，对当下流行的全球化其实是过分商业化的强烈控诉，不过接在这个控诉之后的不是惊叹号而是问号，从而使这句话充满了沉思的意味。我对燕舞的这个问题只有以“大哉问”来形容。

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书中，燕舞常常透露他对世界的忧虑来，有些问题不仅是世界性的，还有强烈的历史感。譬如书中有一篇取名为《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取悦民众的念头》的文章，是采访章东磐的记录。章东磐现经商，却用了很大的力气写成一部以“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为副题的《父亲的战场》。燕舞在访问记中说：“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正视历史，比如说对远征军历史的描述如何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以前是被遮蔽的，如今渐渐浮出水面却又马上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真真切切，又带着一些沉痛。燕舞的这种“自觉”很重要，尤其对一个曾高举“古为今用”的口号、习以修改历史为常的社会而言。还有他提到“矫枉过正”，引起我许多警语式的想象，矫枉过正也是一种遮蔽、一

种扭曲。当下有许多例子，譬如“国学”、“儒学”与“传统文化”等等，短短不到半世纪之间，我们对它们，不是在地不断地做着完全相反的运动吗？每次的借口都是“矫枉过正”，而结果呢，真理岂不是同样地被“遮蔽”着吗？

在这本书中，受访者的回答都十分精彩，这是作者文笔独到的缘故。但如没有事先在问题的背后做精心的设计，受访者的精彩答话便无法展开，所以我说提问是重要的。

我更欣赏燕舞能够“发潜德之幽光”，这点是他的特殊性。他觉得在学术文化上，默默工作、不作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访问了北大教授洪子诚。据燕舞的描述，洪子诚是一位1961年毕业就留校的老式教师，他“并没有师从名师读硕士或博士”，一生默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与周边研究，而且个性低沉，不喜与人交际。我记忆最深的是在访问中洪教授说：

我不大会随机应变；或者说，当我要做出随机应变的决定的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会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事情。从性格上，我也不习惯热闹，喜欢独处，对各种潮流，因为觉得自己跟不上，后来就转化为保持距离。

一般的记者，比较难以注意到像洪教授这样的人。第一他从事的工作，在一般人眼中不见得十分“重要”；第二是他是个“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式的人物，个性不喜往群众中钻，要找他也不见得找得到。而燕舞却为他着迷，对他作了深入的采访。燕舞觉得我们社会有洪子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才有令人一探究竟的理由。我读了这篇访问，突然想到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岩穴之士，趣舍有时”的那段，司马迁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种联想不见得正确，将“青云之士”比附在燕舞身上，对他有过于褒饰之嫌。但中国传统的史家多以司马氏自许自勉，燕舞于此庶乎近之，也是好事。

这篇杂感要写下去，恐怕没有停下的时候了，只好在此打住。我很

高兴自我小书《同学少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常跟燕舞书信讨论，从此往来不断。承他不弃，我也接受过他的采访，而且采访记也收入本书之中，不过他对我的采访用的是“笔谈”方式，我们迄今未见一面。我觉得“缘慳一面”有时也是很优美的事，因为我与孔子、王阳明与柏拉图还有贝多芬，也始终缘慳一面啊。

2011 年 11 月 9 日写于台北市诏安街寓所

现实关怀，作为一种共同“见解”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中兴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燕舞嘱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我，一个身在期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里的文学学院院长，一个成日为教授们的SSCI、A&HCI期刊论文生产量发愁的文学学院院长，认为这对自己以及对许多大学里的知识文化人都是一种讽刺。这本书，是年轻的文化记者燕舞与许多文化、艺术、学术界人士间的对话录，也表现他与这些人以及与他（她）们的作品间之对话与交锋；字里行间处处皆是对社会、文化的关怀热情——这是我在台湾的“顶尖大学”（如中国大陆的“985”大学）里已难找到的。这一年来，我经常被迫做一些荒谬的事，如左手边放着一张“价目表”，国际SCI、SSCI论文三万，一级期刊两万，右手放着各系教授们发表论文的奖励申请名单，一一核对学术贡献的对等价格。又如为了分配本校所获“迈向世界顶尖大学”补助款，坐在延会两次、耗时两天半的冗长校务会议上，观看人类本能的资源争夺大戏。因此，我在百忙中仍十分乐意接下这可聊以自我解嘲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体，是作者燕舞对二十几位大陆与华文世界作家、学者、艺术家、记者的介绍，或透过对这些人的访谈，或直接分析他（她）们的相关作品。书名为“见解”，从内容看来，这本书所呈现的应是多方面的“见解”：一位作家、学者、艺术家或记者的文化、社会与学术见解，作者燕舞在选择受访者及设计问题中所表现的见解，以及

这本书在今日中国出版所代表的整体社会见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十分值得我们留意。

以这些被介绍的文化知识人来说，我虽不太熟悉大陆这方面的情形，但仍觉得“知名度”并非他们被访谈、他们的著作被介绍的主要原因。甚至，部分在本书中被介绍的作家、学者有些“边缘性”。他们处在主流的边缘（如我自己），其作品可能蒙受好为异论之讥，然而其不为文艺而文艺、不为学术而学术，并常带着社会文化关怀则是共通的。这也显示本书作者的见解：他选择受访与报道的对象，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文艺评论，设法了解受访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学术情境及其生命历程，设计访谈主题与问题……如此，本书处处皆有作者的见解。现实关怀，可能是本书作者与受其采访报道者的共同见解。在本书作者的提问与双方对谈下，他们无论是作家、学者、记者或艺术创作者，其作品背后或多或少、或明或晦的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关怀与批判，均表露无遗。

最后，这本著作得以出版，也代表一种社会见解。近十多年来，由于常到大陆进行田野考察，我往来于两岸之间，也因此察觉两岸学术文化环境的异同与变化。首先让我感到讶异的是，如《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等，许多以大篇幅报道学术文化活动的平面媒体得以在大陆存在；而在台湾，主要媒体《联合报》每周半版的《读书人》专栏早在2009年便已歇业。这并不是以“台湾的文化、学术评介已数字媒体化”（一种看法）便能解释的现象。

另外，我也注意到，大陆人文社会学界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文章有跨学科的影响力，他们中有一些人亦为公众知识分子，其意见广为人们谈论。这些，在各个学科间、学术与现实间均界线分明的台湾，也是十分罕见的。是否这代表着台湾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发展十分成熟，不容中间模糊地带？或台湾的社会文化批判已专业化，成为媒体名嘴与文化名流的专擅？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无论如何，一个社会能让许多文化媒体存在，能产生许多如燕舞这样的文化记者，能出版他们的著

作，这代表一种社会集体见解。我乐观地希望，这样的社会见解在经济急速成长的中国能带动社会文化的相对进步与调适。

然而，悲观的是，在两岸高等教育领导机构全面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风气下，所有的学术规划、奖励与评鉴办法都鼓励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教学与本土社会文化情境脱离——这是大陆、台湾地区与整个东亚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面临的一种困境。所谓一流大学的研究绩效是，无论何种学科，即使是其九成以上的学术社群皆在东亚或华文世界的人文学科，学者们都必须努力将其论文发表在西方学术刊物上。为了追求国际化，勉强凑合三国学者便可开个国际会议，而不必在意其学术内涵。为了追求产学合作绩效，一流大学寄望于文学院的便是推动可将文化卖钱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教学。而我，目前便在此力求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之全球体系中。

燕舞的这本著作，对我以及对所有顶尖大学、“985”大学中的学者教授们都是一个警醒：我们应继续埋头努力写些充满理论而远离社会现实的国际论文？只考虑量化学术指标而不顾其学术内涵与社会意义？或者我们应从许多大学外的文化人、媒体人那儿重新学习与土地的联结与社会关怀，联手反抗缺乏反思性与反省力的“追求世界一流大学”之风？

2011年11月2日序于台中市中兴大学

辑一 作 家

- 3 洁尘：写作是我搭救虚无人生的一条船
- 17 韩少功：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
- 24 李辉：寻找历史的细节
- 31 杨显惠：阅读使我对人类充满了同情和热爱
- 35 章东磐：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取悦民众的念头

辑二 学 者

- 45 张鸣：我不相信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 51 吴思：道德、良心也可以计算
- 62 雷颐：30 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有了公共空间
- 80 洪子诚：我不大会随机应变

辑三 艺术家

- 97 陈丹青：人类只有一个毕加索
- 101 蔡国强：用艺术家的小小特权为农民说一句话
- 114 喻红：重拾绘画的尊严
- 128 吴冠中：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对 1949 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考察与怀念

辑四 中国台湾及海外文化人

- 151 “目送” 龙应台
- 158 王明珂：宁愿自称台湾学界的“毒药猫”
- 170 周志文：边缘人物反而因为生命姿态的自如而呈现了一种特殊美感
- 183 马世芳：爷爷的学术成就和那辈人经历的乱世是我十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 200 三代人的“美国”书写
- 208 查建英：八十年代的确可以说是个浪漫时代
- 221 潘鸣啸：追寻中国知青那“失落的一代”

辑五 记 者

- 237 凌志军：中关村是国家缩影
- 243 刘香成：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 250 崔永元：我做的都是八卦以外的事
- 257 闫丘露薇：分享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 270 临文以敬，待人以诚——代后记